



一位朋友，在阳台上种满了花草。我没去过朋友的家，但那些阳台上的花花草草，我都见过。每天，她都在朋友圈发一张或一组它们的图片。一朵花打苞了，一颗草籽发芽了，一只蝴蝶飞来了……她都会及时发布，更新。她的朋友圈，就是一处生机盎然的小花园。

朋友的朋友圈有很多人点赞、点评。让我怦然心动的是其中的一位，他说：“每天在你的朋友圈，看一眼你的阳台，看一眼那些美丽的花花草草，便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看你一眼，心里便种下一颗种子。多美的经历，多美的感受，多美的种子。

生活中从不缺乏美，我们看到了，即使什么也没说，即使我们没有文学家的优美辞藻来赞美它，有什么关系？一颗美丽的种子，已经种进了我们的心里——

难得早起，看到草叶上的一滴晨露，它就是一粒种子。

在大街上行走，看到一个背着书包的孩子，手里拿着张纸片，走

了很远的路，最后，将它投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它就是一粒种子。

斑马线前，有人欲横穿马路，一辆车停下来了，又一辆车停下来了，它就是一粒种子。

## 看你一眼 心生种子

孙道荣

前面一位年轻的妈妈，怀抱着孩子，孩子伏在妈妈的肩头，向后张望，我与孩子的视线撞在了一起，孩子忽然咧着嘴冲我笑了笑，它也是一粒种子。

走在我前面的人，推开旋转门，待我也走进去了，才松开手，它就是一粒种子。

抬头看见蓝天、白云，它就是一粒种子……

如果你稍稍留意，你就会发现，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一刻。你看见了它，你经历了，你融在其中了，你切身感受到了，那么，你的心里，就会种下一粒种子。

没错，生活从不是风花雪月，有很多不如意，甚至悲伤和灾难。艰辛的生活，让我们的人生充满挣扎和苦难，视而不见与粉饰太平，都是对生活，也是对自己的不敬和

背叛。我们赞美生活，并非因为它总是美好的，艰难、忧伤、痛苦，总是如影相随。纵使人生再艰难，纵使我们的千疮百孔，也别忘了空气中还有飞翔的蒲公英，生活中总有那温暖的一刻，它就是那颗希望的种子。

打开心扉，那颗种子就会飞进来。心里有种子了，心才会像一块土地一样，不会荒芜。

一粒种子，未必能发芽；一粒种子，也未必能成为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没关系，这个世界从不乏这样的种子，总有一粒种子，它飞进了你的心田，并在你最柔软的部分，扎根、发芽、成长。心中这样的种子多起来了，希望和信心，就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永远不要小觑一粒种子的力量，它能穿越寒冬，也能破崖而出。就算它被埋在了我们心底，也定然能在某个春天，挣脱一切桎梏，冒出动人心魄的嫩芽。

如果你在庸常的生活中，遇到了怦然心动的一刻，那是一粒种子，不要拒绝它。

如果我看你一眼，心生温暖，亦请不要拒绝。因为，你也是这样一粒种子。

看一个人是不是上海土著，是不是小时候在上海生活过相当一段时间或者成为新上海人的时间足够长，测试的方法很多。有个简单的方法，即看他是否能顺畅地念出“烘山芋”三个字。

我估计不少外地人或新上海人会比较困难一点：假使有人用普通话说“烘山芋”，总会让本埠人觉得别扭，一时反应不过来对方在说什么。这是正向指标。若用反向指标呢，用上海话说“烤红薯”，同样佶屈聱牙，令人不知其所以云。

不信？你试试！

其实，这并不妨碍什么。不过，至少说明他融合于上海世俗生活的时间长度和浸润深度都还稍稍欠缺些。

尽管“烤”和“烘”意思相同、相近，但上海人为什么喜欢用“烘”而不用“烤”与山芋搭配？有道理的。

在上海人的语言生态系统里，烤，是零距离接触火源；烘，是表示与火源略有距离。按照此种逻辑：烤，使生的东西变熟的过程，比如烤鸭；烘，使湿的东西变干的过程，比如烘焙。烤，还有用火折磨人或动物的意思，比如炙烤；烘，还有用火或蒸气使身体暖和或使物体变热的意思，比如烘手。所以，上海人会说“烘衣服”，而不可能说“烤衣服”。

附带说一句：仓颉造了那么多字，竟然没造个“烤”字；《说文解字》收了那么多字，居然没收“烤”字。这个“烤”字还是齐白石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造出来的。倒是“烘”字，古今字典都给了它一席之地。看来，上海人用字，蛮考究的。

在北方的一些村镇，人们把红薯甩到燃烧着的树枝里烤，待到红薯被烤得黑不溜秋就能吃了。烤红薯之烤，名副其实。但上海人喜欢用“烘”，因为它能准确地概括“烘山芋”的主要特征。

路边的烘山芋摊虽然简单——一只“柏油桶”而已，但里面却暗藏机关：装置有一层层的格栅；山芋被搁在上面；底下是吐着火苗或泛着暗红的煤炭。这个操作叫烘。在确认一拨山芋成品后，摊贩将它们摆放在桶的顶部边缘处，一圈一圈，一方面是展示，另一方面是保温——那也是一种烘的方法哦。

我在外地还看到过一种号称“二代地瓜炉”——一只长方形的铁箱子（内部就是一个火炉），上面安装着八个抽屉；每个抽屉放一个红薯，烘焙好了，抽屉一拉，就可出货，完全格式化了。

犹如漫画里的三毛跌到阴沟洞里，那种外表黑黑焦焦的烘山芋，颇有火烤太猛或烘焙过久之嫌。表皮有些皱褶但并非稠密者，当然是理想的，倘若皱褶纵横如期颐之人，可以想见其衰渴干朽，有欠滋润；而平滑光洁如少女肌肤者，肯定缺少必要的“历练”而致青涩，不惬意于口。大概灰白之中隐现绛红，间或还有几缕糖汁被灼焦后呈黑条流淌下来，我以为是最佳状态。

烘山芋到手，感觉要烫。烫到什么程度？因无法承受，左手右手，损来损去。这是烘山芋必不可少的品质。坊间以“烫手山芋”影射棘手的事情棘手，便源于此。然而，越是“棘手”，越是说明其黏合力和赋能性非同一般。因为烫，才有香，才有甜，才有醇，才有嫩，才有滑，才有爽。

有人说，好的烘山芋，掰开，内中要现黄金的颜色才算到位。我的意见是，此状虽好，终究失诸单调。那么，“旭日东升”行不？非我所愿，以其不够深邃也；“如日中天”呢？亦非我所愿，以其不够明媚也；“夕阳西坠”总贴切了吧？还是非我所愿，以其不够劲道也。那么，什么是心仪的呢？层次丰富、色彩绚丽、变幻莫测的优质“咸蛋黄”！

只要“柏油桶”无毒性、山芋不霉变，烘山芋永远是街头小吃中价廉物美、绿色有机的佳品。前两年，我家附近有家南货店突然变身成烘山芋店，店招作“寒来‘薯’往”还是“‘芋’不可及，已不可记。其店堂敞亮、设备先进、食材干净，似乎要做“消费升级”的先驱。无奈，烘山芋毕竟是市井宠物，用红外反射循环式烤炉来做，卫生是卫生了，价格也上去了，但香气和吃口跟“柏油桶”产品相比差了一口气，好比吃惯了型子茶的人突然喝起了卡布基诺，合型子足，睡眠却不踏实了。我预计它一定开不长久，果然。店家把一只“烫手山芋”捏在手里，不免如掷手榴弹，用力不当，没掷向对方却掷在了自己脚后跟，惨！

## 烘山芋

西坡



突然收到安妮发来的她和汉斯结婚的“伊妹儿”。

说突然，是因为和安妮分别了四年光景，她已远离了我的朋友圈，而她还能想到万里之外的我，这无疑让我又拾起了对安妮的记忆。

当年，安妮是一家世界会计事务所在中国的总监。我朋友说安妮希望多接触和了解一点上海的风土人情，于是架起了我们相识的桥梁。

平心而论，安妮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和她同坐一张沙发上，她跷着“二郎腿”抖个不停；她还不分场合地抽烟，倘若当时就有禁烟令，不知要怎么罚她了。

相处长了，倒是发现了安妮的一些可爱之处。比如，她对“四大金刚”到了痴迷的地步，为此专门

门给每天来公司打扫卫生的保洁员一百美元，让她天天变着花样捎带大饼油条豆腐花。那女工可谓尽心尽力，怕早点凉了，还专门买了条婴儿毯包裹起来，有时还会带来自家做的烂糊面和菜肉馄饨给她解馋。还比如身高一米八六的安妮到人家里做客，却像小鸟般地和每家老人的亲近，津津有味地听她们唠叨。老人们都喜欢她，临别时依依不舍地告别，没个三五分钟还解决不了……

安妮来上海工作是经过了层层筛选的，可见她的业务水平。安妮对此的理解是老板器重她就是信任她，她应该捧出一颗火热的心。于是，凡是不入眼的事，她就会提意见。什么办公室里空气沉闷了、加班太多了……安妮的意见提了一条又一条。

终于，因为一次“流产”的出差，安妮和老板产生了冲突。原本老板答应安妮赴美参加一个高层会议，安妮很是兴奋，这等于公费回了趟家。可临

近会期，老板易人了。这让安妮非常沮丧。

不过，命运常常是戏剧性的，安妮失去了回家的机会，却在那几天里获得了爱情。

那个叫汉斯的小伙子和安妮是一幢办公大楼里的两个陌生人，也不知他们啥时擦出了爱情火花。汉斯要比安妮年轻了近十岁，而且很快就要被调往美国本部工作了，我们担心他们的这段感情能够牢固吗？

中国年前夕，耐不住寂寞的安妮提议开个办公室“派对”，大伙一致响应。那晚，安妮俨然像个指挥，有条不紊地分配任务：啤酒、水果、西点、鲜花，无一漏掉。

那天，安妮约我们喝咖啡，说她写了辞职报告，要回国了，她回家的最大原因是要和汉斯在一起。

安妮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好几年，如今“再见”，她的人生有了圆满的句号，应了那句“爱情不负求真之人”。安妮说她想念上海。我深信这段上海情无疑是扎根在她心底的无尽缠绵之情了。

玲珑翠鸟衔虾图 摄影（叶奇）

又到周末，清晨，太阳露出慈和的面容，我与外孙收拾好简单的行囊，携带一大一小两双轮滑鞋，驾驶着电瓶车出发了。路上，凉风吻着外孙稚嫩的腮，车轮缓缓前行着，大约半个小时的行程，美丽清静宽广的思贤公园出现在眼前。

停好电瓶车，我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认真穿上轮滑鞋，仔细系紧鞋带，一老一少，一前一后，轻松地滑行起来。轮子在脚下随着意念轻盈地转动，上坡下坡，忽左忽右，转眼间，就绕着公园的中心滑过一个大大的圆圈。

微风悄悄抚摸着我的鬓角以及外孙乌黑的头发，浮云在头上悠悠地飘，树影匆匆从眼前掠过，蝴蝶在草坪上低飞舞蹈，不远处的小水涓偶尔传出几声虫鸣……

想起五年前，我陪外孙第一次穿上轮滑鞋，刚站立起来，风一吹便摇摇晃晃。这时，一位年轻的爸爸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父女俩熟练地驾驭着轮滑鞋从我的眼前飘然而过。我突发奇想，自己索性也去买双轮滑鞋，与外孙同行吧。第一次穿上轮滑鞋，我居然没跌倒，仿佛脚下长出一双大鸟的翅膀，轻轻缓缓地飞翔起来。兴奋之余不禁感叹：轮滑比溜冰好学好玩！

忽忆起北方白雪皑皑滴水成冰的季节，一个少年挥动着大扫帚，在家乡月亮湖上，与小伙伴们打出一块冰场，穿上冰鞋，顶着寒风欢快地溜冰的场面。一次次跌倒爬起、继续前行。小时候冰上的童子功夫，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仍默默保存下来。“外公，我们休息一会吧。”望着在蓝天下一天天渐渐长高的外孙，我开心地笑了。

弹指间，外孙已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了。在过去几年陪伴外孙玩轮滑的日子里，我们常切磋交流，取长补短，遇到困难相互鼓励。慢慢的，我俩滑行的技艺和心肺功能都有了明显提升。脱掉轮滑鞋以后，我感觉走起路来轻松有力，每天充满阳光和自信。

轮滑，多么轻松有趣的有氧运动。陪伴外孙玩轮滑的日子，真的是温馨又惬意。

七夕会

陪外孙玩轮滑

张复毅

刘恕，字道原，北宋史学家。其父刘涣与欧阳修为同年进士，性刚直而好读书。刘恕受父影响，亦迷史书，过目成诵。有客至，言孔子无兄弟，8岁的刘恕随即插嘴：“以其兄之子妻之（见《论语》）。”众皆愕然。刘恕13岁见宰相晏殊，晏殊学识广博，却被这个孩子不断的发问而难住。

北宋时，朝廷对能讲经义的考生进行单独考试，未到成年的刘恕也进了考场，他对主考官的提问，对答如流，先谈原著注疏，再列举先儒之点评，最后才发表自己见解，令众考官大为惊异，列为头名。刘恕入国子监讲经书，又名动京师，推为第一。刘恕18岁被赐进士及第。

王安石闻刘恕大名，爱才，欲让他去“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刘恕性直率，当面顶撞王安石，并辞而不就。当时王安石位居宰相，一言九鼎，一些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大臣都随声附和，而刘恕却以谔谔直言，气得王安石

恼怒而变色。

司马光奉旨编《资治通鉴》，此书工程浩大，宋英宗让司马光挑阁中英才做助手。司马光首选博学强记的刘恕，说“专精史学，唯刘恕耳，考证差缪，最为精详。”刘恕也以司马光为至交，成为《资治通鉴》第一副主编，“遇史事纷错难治者”，皆由刘恕去考证辨析。

因为史学不为当时科举之项目，不少考生为求功名，往往轻视，而刘恕笃爱文史，皆性之所好。他一次随司马光游历百山，见道旁有碑，碑上为五代列将，一些将领之名鲜为人知，刘恕却一一道出其生平，众人叹服。刘恕闻亳州知县宋次道家藏书甚富，前去借阅，宋次道备美味佳肴款待，刘恕一口推辞：“此非吾所为而来也，殊废吾事”。他以抄阅宋氏藏书为乐。苏轼为此赞之：“十年闭户乐幽独，白金购书收散亡。”

北宋的官员还较廉洁，但能为当时众臣一致钦佩者仅二人，一为包拯，二为刘恕。这年冬天，刘恕从洛阳南归，司马光见天寒风大，刘恕御寒之衣，送了他几套衣裤和一床褥子，不料刘恕再三推辞，一向以简朴著称的司马光为此动怒，刘恕只好勉强收下。后来刘恕与司马光在颍州见面，刘恕将司马光那日所赠，原物奉还。司马光乃刘恕平生之知己，几件衣物又不值钱，刘恕却执意不收。刘恕此举，实属有点不近人情也。

刘恕把一生精力都献给了史学，后半生的精力都付予《资治通鉴》。他为考证一个细节、一段史实倾尽余力而辛劳。司马光说刘恕：“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寝达旦。”熙宁九年，刘恕为了与司马光商议修书之事，风尘仆仆赶往

洛阳，南归途中遇风寒，引起右手右脚偏瘫，卧病在床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47岁卒，其父刘涣为其子葬之，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之悲也。

谔者，直言也，刘恕性狷介，好臧否评品人物。“泥古非今，不达时变”，爱在大庭广众揭他人之短，自然不讨人喜欢，为此，刘恕也意识到这个弱点，自省平生有“十八蔽”、“二十失”，如好说大话而智谋不够；夸夸其谈而辨识能力很差；不贪名利而好发独特之声；想急于成功而头脑迟钝；怕运动而又不能安于心静之境；做错了事而不肯悔改；喜欢快乐而时常忧虑；放纵自己而又拘于小的礼节……刘恕这些自陈其短的反省，经其家人同意，由其同乡黄庭坚写在刘恕的墓志铭上。古人墓碑上的“盖棺定论”，几乎皆为歌功颂德之词，刘恕却自陈其短，且又说得那么尖刻，可见其人之谔谔也。

